



艺术与美学文库·学术系列

艺术与美学文库

夏之放 著

论块垒

文学理论元问题研究



艺术与美学文库·学术系列

夏之放 著

艺术学理论 ——元问题研究



人
民
出
版
社

策划编辑:柯尊全
责任编辑:陈 光 李灼华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卢永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块垒——文学理论元问题研究/夏之放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9

ISBN 978-7-01-006195-5

I. 论… II. 夏… III. 文学理论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7538 号

论块垒——文学理论元问题研究

LUN KUAILEI——WENXUELILUN YUAN WENTI YANJIU

夏之放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27.25

字数:353 千字 印数:0,001-4,200 册

ISBN 978-7-01-006195-5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第一编 块垒的横空出世

——文学理论元问题概说

第一章 追寻文学理论元问题	(3)
第一节 文学理论元问题应该是怎样的	(5)
第二节 文学的定义和元问题	(10)
第三节 文学惯例与元问题	(18)
第四节 “诗可以怨”与“愤怒出诗人” ——文学创作始于人生感悟	(27)
第五节 “剪不断,理还乱” ——作家人生感悟的存在状态	(33)
第二章 对文学理论元问题的命名辨析	(42)
第一节 情感说	(42)
第二节 直觉说	(45)
第三节 感兴说	(47)
第四节 主题说	(49)
第五节 意象说	(52)
第六节 创作动机说	(58)
第三章 块垒初论	(64)
第一节 对于酒浇块垒的初步考察	(64)





第二节 块垒的普遍性	(71)
第三节 块垒作为深层心理背景的举例分析	(74)
第四章 块垒的学科形态及其特征	(83)
第一节 块垒作为文学创作的动力机制	(83)
第二节 块垒作为整体性心理活动	(92)
第三节 块垒作为生存体验所具有的“道”化特征	(102)

第二编 块垒的存在论本质

——文学的本体论考察

第五章 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溯源	(112)
第一节 “春蚕吐丝”与本体论	(112)
第二节 本体论就是“是论”	(115)
第三节 从柏拉图到黑格尔	(116)
第六章 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启示	(122)
第一节 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提出	(122)
第二节 生存论与认识论的分野	(126)
第三节 现身情态与领会	(128)
第四节 沉沦与决断	(132)
第七章 马克思的激情本体论和感性活动理论	(135)
第一节 海德格尔怎样评价马克思	(135)
第二节 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扬弃	(141)
第三节 从马克思有没有本体论的争论说到本体论的 三种含义	(148)
第四节 马克思的“激情本体论”	(155)
第五节 马克思的感性活动理论 ——“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	(163)

第六节 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生活本体论的启示	(173)
第八章 中国的本原论与块垒	(176)
第一节 本体论与本原论	(176)
第二节 “一个世界”的自立意识	(183)
第三节 人性为本的情理中和模式	(187)
第四节 现世超越与审美人生	(190)
第五节 现世超越背景下块垒的三种主要表现形态	(195)

第三编 块垒生成论

——文学的本源论研究

第九章 块垒源于人生感悟	(205)
第一节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述评	
——人生感悟基础之分析	(205)
第二节 日常意识中的感悟与专业化思维方式	
——关于掌握世界的不同方式问题	(214)
第三节 理性自明、德性自证与审美自得	
——人生感悟的基本类型	(219)
第十章 自我实现与人生价值	(228)
第一节 基本需要与自我实现	(229)
第二节 生存状态与人生境界	(234)
第三节 人生信仰与人生价值	(246)
第十一章 文学家块垒的生成及其本质	(255)
第一节 抱负受挫而后郁结	
——块垒的生成及其心理本质	(257)
第二节 作家的人文情怀	
——块垒的社会内涵	(266)





第三节 寻求通过文学而抒发	
——块垒的疏解渠道	(276)

第四编 块垒衍化论

——块垒在文学活动过程中的演变

第十二章 块垒与灵感	(283)
第一节 块垒作为灵感的前提条件	(284)
第二节 灵感的性质和形态	(295)
第三节 由块垒破解灵感的神秘性	(307)
第十三章 块垒在文学活动过程中的衍化形态	(316)
第一节 核心意象的受孕以触发块垒为其必备条件	(316)
第二节 意象世界的生发以“发表”胸中块垒为根据	(320)
第三节 艺术形式的熔铸以精准地抒发块垒为指归	(328)
第四节 在文学接受活动中块垒呈现为不可穷尽的 滋味——主题	(332)
第五节 块垒理应成为文学理论的元问题	(340)

第五编 块垒缺位论

——对文学当下状态的审视

第十四章 中国当下文学活动中块垒的缺位及其对策	(348)
第一节 当下文学领域的新变化	(348)
第二节 对于“块垒缺位”的征候分析	(353)
第三节 创造性转化:关键在于提升文学家的精神境界 ...	(3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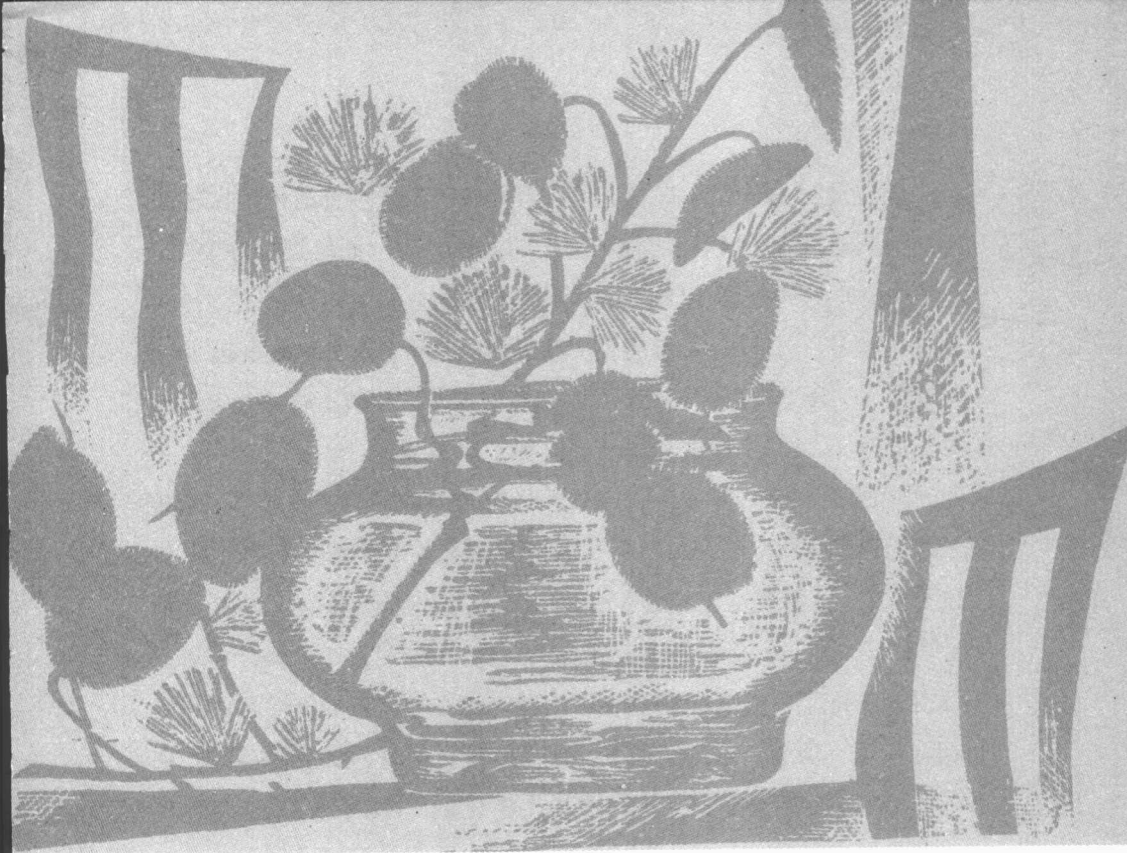
附录 文学的情意本体论纲要

——文学理论元问题研究 (394)

主要参考文献 (418)

后记 (424)





第一编 块垒的横空出世

——文学理论元问题概说



随着世纪之交的到来,文艺学美学界在经历了引进消化吸收之后,不约而同地进入了回顾、比较和构建的沉思之中。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不仅成为多次学术会议的热门话题,而且论文和专著日见增多。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大众文化的兴起,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导致文学艺术及其理论领域正在出现新的转向。概而言之,文学理论领域已经取得了以下成效:第一,大力引进多种色彩的理论著作,促进我们打开眼界,转变观念;第二,出版了一批观念更新的教材和专著;第三,一批新锐理论家高举后现代主义旗帜,针对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文学活动和大众文化实践进行着后现代式的批评;第四,在与国际接轨的大背景下,展开了中国文艺学美学陷入“失语症”的讨论,其理论内涵在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向和走向世界,这一历史任务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蔚为大观的热烈讨论背后,还存在着严重不足。主要表现是:从各种观点出发的肤泛议论多,建立理论新体系者不少,但往往融会贯通功夫不够,难以在学理深邃、自成体系方面为众人所首肯。因此,需要有人静下心来,从学理上进行有说服力的梳理、比较、分析,然后才有可能得出最佳选择。有鉴于此,我们认为选取文学理论元问题作为学科研究的突破口,力图通过对于学科元问题的追溯梳理和比较分析,从理论上疏通中外,上升到普遍性规律(并非追求超验本质),借整合过程而思考和探讨构建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的可行性,应该是有意义的。

当我们对文学理论元问题进行一番追寻和思考之后,我们蓦然发现,我国古人所说的“块垒”作为人对于人生感悟的郁结状态,作为人的情意本体的凝聚物,事实上是人类所有文学活动的根基和出发点,它完全有理由作为文学理论的元问题加以研究。因此,我们的论述将围绕着“块垒”展开。

第一章 追寻文学理论元问题

“元”，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其主要含义是：一、开始；二、万物之本。《说文》：“元，始也。”《公羊传·隐元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秋》称“一年”为“元年”。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解释说：“《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同书《重政》：“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张岱年先生指出，“认为‘元’是‘万物之本’，是天地的原始。这个‘元’字我们现在也还在用。哲学上所谓‘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都是以‘元’表示‘万物之本’。”^①

希腊文中的“αρχη”(arche)，英译为“beginning”，汉译作“原”（吴寿彭）、“本原”（汪子嵩、苗力田、俞宣孟），大体与“元”相当。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5卷中对“arche”一词进行了辨析，首先列出了六种日常用法的含义，然后做出一个概括：“所有的本原有一个共同的意义，它们是事物之所是、成其所是或被认知的起点；但作为起点它们有的是内在于事物的，有的却是外在于事物的。正因如此，事物之自然本性就是一种本原，事物的元素、思想、意愿、究竟所是以及最终原因，都是本原——因为善和美是认知和许多事物运动的本原。”^②亚里士多德

① 张岱年：《中国古代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7页。

②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3页。这里依据俞宣孟译文，见俞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





在这里说明,本原作为起点是共同的,但是分析起来,它既可以作为事物“是其所是”的起点,又可以作为思想即认知活动的起点;既可以指事物内部的起点,也可以作为事物外部的起点,这就有了很大的差别。于是就有追求这些不同本原的各种哲学。

各种学科的所谓元问题,通常是指这一学科理论体系中最先提出、最先论述的首要问题。按照这种理解,凡是呈现为学科体系形态的理论著作,其开宗明义所讲的第一位的问题,就是元问题。因此,在同一个学科领域,不同的理论家可能选择不同的元问题展开论述,于是就会构成彼此大相径庭,甚至面目全非的理论体系。这样说来,究竟选择哪一个问题作为该学科的元问题,就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事情。

人们后来发现,元问题既然是这一学科中首要的、第一位的问题,它也应该是整个理论体系中最根本的、贯彻始终的核心问题,是解决本学科其他一系列理论问题的逻辑起点。这样,元问题的提出也就是核心范畴的确立,代表着该学科研究对象的复杂矛盾中贯彻始终的主要矛盾,从而规定了这一学科的特殊性质;一个学科的核心范畴及其与相关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的展开,则呈现为一整套由范畴、概念以及彼此之间应有的规定性关系网络所形成的理论体系。如此说来,在构建一个学科理论体系的时候,如何选取和提出该学科的元问题,即确立其核心范畴,就是首要的、需要着力研究的问题。

事实证明,在一个学科的理论建设过程中,对于该学科元问题的追寻,往往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人们提出问题,觉察到需要建立这个学科时起,人们就开始考虑如何提出矛盾、展开论述,也就是在寻找和确立这个学科的元问题。学科理论的重大发展,人们的思维方式的重大变化,都会带来学科元问题的更替。只有在这个学科的内在矛盾充分暴露之后,在人们掌握了从具体到抽象,再到思维具体的辩证方法之后,才有可能真正选准其中的元问题,科学地展开整个论证过程,构建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

第一节 文学理论元问题应该是怎样的

迄今为止,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商品为逻辑起点(亦即元问题)研究方法,一直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众所周知,马克思选取这种方法绝不是偶然的,是在他进行了长期研究、筛选、批判和否定了前辈政治经济学家惯用的方法之后而自觉创造和采用的。例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著作都从抽象的生产着手,是从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生产者开始的,这样,他们就把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变成了孤岛上的鲁滨逊。马克思批判和否定了他们选取的元问题及其展开方式。在马克思看来,尽管物质生产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首要环节,但是它仅仅是一个环节;生产环节同消费、分配、交换等环节一起,共同构成一个社会的有机整体,这些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是决不应该被忽视的。生产固然是生产,但它同时也是消费:一方面是作为生产者的人的体力和精力的消费;另一方面也是原料等生产资料的消费。如果割断了生产与其他经济环节之间的有机联系而孤立地看待生产,就变成了一种作为理性规定性的孤立的、抽象的“生产一般”,而不再是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生产活动。以这样的抽象的“生产一般”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元问题立论,显然就会遮蔽现实生产活动的许多客观存在的联系,使生产变成了脱离时代、脱离历史、脱离实际生产活动的抽象的理性规定性。马克思曾经指出,李嘉图“让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的猎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份,按照物化在鱼和野味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的比例交换鱼和野味。在这里他犯了时代错误,他竟让原始的渔夫和猎人在计算他们的劳动工具时去查看 1817 年伦敦交易所通用的年





息表”。^① 马克思将这种研究方法嘲笑为“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属于 18 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②

又比如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某一国家的时候，我们从该国的人口开始，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从人口的阶级划分，人口在城乡、海洋以及不同生产部门的分布，输出和输入，全年的生产和消费，商品价格等开始，这意味着“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人口之所以划分为阶级，是依据雇佣劳动、资本、价值、交换、分工等一系列经济关系为前提的。如果还没有搞清楚这些经济关系而空讲“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这个“混沌的表象”还需要经过一个先分析后综合的辩证发展过程，即“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马克思把这种辩证思维方式概括为思维的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③ 质言之，这是从表象到抽象，再到思维具体的辩证思维的方法；只有经过辩证思维的熔炼，人口这一概念才能真正成为一种“多样性的统一”的具体的范畴。

马克思充分研究了政治经济学中每一个重要范畴的多样性统一的丰富内容，研究了它们彼此之间组成的网络性关系，最后确定以商品作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93 页脚注(29)。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 页。

③ 同上书，第 17—18 页。

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元问题展开论述,从而构建自己的理论大厦。他的巨著《资本论》开宗明义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①为什么要以商品为逻辑起点?因为它是“财富的元素形式”,“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②在这个“经济的细胞”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中,已经预示了整个商品社会的一连串的内在矛盾。商品这个“物”身上结合着“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两者已经不再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了。在这里我们立即得到一个贯穿着整个经济学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过可怕混乱的特殊事实的例子,这个事实就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③商品是一种物,是处于商品交换关系中的物;在这种由物的交换所引发的人与人的关系之中,隐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为我们揭明了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在这个社会的开始直到终结的过程中的发展(和生长,和运动)。”^④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

③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

④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09页。





人文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时时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的社会现象。对于社会现象的研究,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只能依靠思维的抽象力。文学也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现象,研究文学现象之规律性的文学理论也必须依靠思维的抽象力。历史上已经存在过的各种文学理论著作中,出现过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里面的文学理论元问题也各不相同。概而言之,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家,从不同的文化、哲学、美学背景出发,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元问题及其阐释构架,从而构建了各种不同的文学理论。

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可以概括为“载道”和“言志—缘情”两大源流。文以载道,沿着“道—象—言”的路线展开;道存在于天人合一(儒家之天具有伦理价值与道家之天偏向自然规律又有不同),体现于象,传达为言;就文学作品而言则是内在于文心(人格、思想、主题),外化为文体(体裁、语言、风格);而其价值追求则是指向对于现世的超越,即由文学的教化作用指向天人合一境界,其中儒家偏向维护社会等级秩序,道家偏向人与自然的统一。而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诗论,虽说也离不开“道—象—言”的路线,却以抒发诗人的内心世界为起点,通过意象传达感情,指向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元问题的展开,自然包含着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但情感意志等价值指向则处于更为重要的地位。

西方从柏拉图到黑格尔,承认在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超验的理念世界,思维模式是主客二分的,其文学理论元问题则是“理念——显现”,基本规律是通过个别形象而表现一般理念,核心内容是认识论,其价值指向是认识超验的实体世界。

除上述中西不同传统的主流文学理论构架之外,我们还可以参照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文学理论归纳出模仿——形象;情感——表现(以及符号);直觉——象征;形式——语言、结构、文体;审美——文化批判等多种元问题构架,展现为各具特色的文学理论范畴体系和理论

形态。

文学究竟是什么？它的性质怎样？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如何？文学对于现实产生怎样的作用？这些都是认识文学的基本问题，是每一种文学理论都必须回答的问题。纵观古今中外已经出现过的文学理论体系，对于这些基本问题各自做出了不同的回答。不同的文学理论家总是以一定的文化哲学为其理论背景上提出自己的元问题，其中隐含着对于文学性的基本认识，对于理想文本及其应有价值的基本理解，甚至隐含着某种文化最为内在的形而上价值追求和思维模式的核心成分。它们有的从文学模仿客观形象立论，有的从文学表达作者感情出发，有的强调文学的社会文化批判作用，有的注重文学的语言形式等等；它们各有其历史背景，各有其观察角度，各有其价值追求，也应该说各有其合理成分。由于文学现象是一种异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同多种多样的社会现象发生联系，因而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也就是可以提出不同的元问题。很显然，不同的文学理论体系中的元问题彼此是大相径庭的。

那么，文学理论的元问题究竟应该是什么呢？甚至我们应该这样提出问题：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提出一个统一的元问题是否可能呢？

上述各种文学理论体系中的首要问题，如果从“首先提出”的意义上来说都可以叫做文学理论元问题；如果从学科理论体系的内在矛盾的逻辑起点的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元问题就只能有一个，而不可能有许多个。它既是研究文学的首要问题，也应该是文学活动的“细胞”——包含着整个文学活动现象的内在矛盾和秘密；随着这一元问题的内在矛盾的不断展开，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的特殊矛盾也都应该陆续展现出来。抛开文学与其他相关事物的矛盾关系不说，单就文学活动自身而言，它是一个包含着“创作—媒介（信息传递）—欣赏—反馈”等许多环节的运动过程。我们可以把它的运动过程解析为以下主要环节：第一，社会生活使作家萌发了创作冲动，孕育了作品雏形，产生

